

关联翻译理论视角下的言语幽默翻译探究——以 *Yes, My Accent Is Real* 的汉译为例

彭帆, 林涛

暨南大学, 广东广州, 中国

【摘要】*Yes, My Accent Is Real* 是由印度演员、作家昆瑙·内亚所著的一部回忆录体裁, 具有幽默风格的故事集。本文首先概述了幽默的特点及分类, 并以古特的关联翻译理论为理论依据, 选取 *Yes, My Accent Is Real* 一书中的汉译为例, 从事实类幽默、文字类幽默和文化类幽默三个不同层面, 讨论和总结了不同类别言语幽默的翻译方法和技巧, 为其他言语幽默翻译提供借鉴和参考。关联翻译理论认为关联原则是翻译的基础, 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 而作为交际的言语幽默翻译, 译者对源文本的理解和在翻译过程中对语码的选择也是具有关联性的, 本文通过案例分析论证了这一理论对言语幽默翻译的适用性。

【关键词】言语幽默; 最大关联; 最佳关联

【基金项目】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 2023 年度外语学科专项一般项目《中国英语学习者言语幽默理解机制中的个体差异及影响因素研究》, (编号: GD23WZXC01-17)。

1. 引言

幽默是人类情感和沟通的桥梁, 能够轻松化解紧张和压力, 通过巧妙的言语和情景安抚人心, 引发笑声和共鸣。语言学、心理学、社会学、文学等学科都从不同角度探索和解释了幽默的起源、功能、传播及影响 (Attardo, 1994; Martin, 2007)。幽默作为一种交际活动, 不仅仅是简单的笑话或者诙谐的言辞, 它涵盖了更广泛的社交功能和心理影响 (Morreall, 1983)。而幽默翻译的研究一直是翻译研究领域的一大主流, 幽默的翻译是语言转换的问题, 更是文化和社会交流的复杂反映 (Chiaro, 2005)。成功的幽默翻译需要译者兼顾语言的表达形式和文化的背景, 以确保幽默内容在翻译过程中保持其原有的风格和精髓 (Bell, 1991)。

本文中主要是对言语幽默的翻译进行探讨。言语幽默不仅在口语和日常交流中常见, 也广泛应用于文学、戏剧、电影和广告等形式中。言语幽默是语言和文化特殊运用形式, 在交际中往往借助语言工具来建构和表达幽默效果 (吴金旭, 2024)。它不仅仅是为了制造娱乐效果, 也可以用来传达观点、批评社会现象或者强化人物形象 (Attardo, 1994)。通过言语幽默, 人们不仅能够轻松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和看法, 还能够增强沟通的效果和趣味性。近几十年来, 许多学者论述了不同翻译理论应用于言语幽默翻译的可行性 (Chiaro, 2005)。

关联翻译理论以关联理论为框架, 对于言语幽默的翻译具有强大的解释力 (Sperber & Wilson, 1995)。该理论以关联原则为基础, 认为翻译是一种跨语际交际行为, 涉及到作者与原文读者、作者与译者、以及译者与译文读者之间三重互动的复杂关系, 言语幽默翻译作为幽默翻译研究中的其中一个方向, 同样也展现了这种交际的动态过程。

本文首先对幽默相关的概念及分类进行了阐述, 总结出对于幽默翻译研究较为切实可行的分类方法。并在关联翻译理论的视角下, 从事实类幽默、文字类幽默和文化类幽默三个角度对 *Yes, My Accent Is Real* 中言语幽默的汉译进行分析, 试图更加全面地探究言语幽默翻译的翻译策略和技巧, 力求目标语读者与源语读者对文本中幽默话语的期望一致, 为其他幽默翻译实践提供借鉴和参考, 同时对幽默翻译研究提出新的视角。

2. 幽默的定义及分类

2.1 幽默的定义

通常情况下, 幽默被定义为一种能够引起笑声或愉悦的表达方式或行为。中文里的“幽默”一词从英语中的“humor”音译而来, 源于林语堂先生在上世纪 20 年代中晨报副刊的文章。但当时的幽默只在美学范畴内进行探讨, 不同于当下我们普遍接受的对于“幽默”的概念。在艺术和科学领域的大量实践都表明, 愈是为人熟知的概念, 定义起来愈为棘手。幽默

就是这样—一个既熟悉又棘手的概念（刘乃实，张韧弦，2016）。《牛津英语词典》（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second edition, 1989）中对于“幽默”的定义大致上分为三类：一、体液；二、心理特征或身体状态的感觉；三、有趣诙谐的品质或使事物有趣的能力。在《柯林斯英语词典》（Collins English Dictionary, thirteenth edition, 2018）中对于幽默的定义分类也大同小异：一、体液；二、心智感受；三、有趣或致笑的能力。可以看出英美两大词典对于幽默的定义无可避免地都涉及到了“体液”，而想要考查背后的原因，需得了解幽默的起源和发展历史。

现代“幽默”一词源于拉丁语“humor”，意为“液体”或“体液”，在中世纪英语中用于描述体液学说中的四种体液，主要应用于古希腊和古罗马的医学理论（Ruch, 1998）。到了中世纪和文艺复兴时期，幽默的含义逐渐从医学和哲学的角度转向更多的文学和社会活动中，这一时期的幽默更多地表现为戏剧、笑话和社会讽刺，不再仅仅局限于体液理论（Morreall, 1983）。通过语言的演变，“humor”逐渐转变为描述某种引发笑声的特质或特性。在17世纪和18世纪，随着文学和哲学的发展，“幽默”开始被用于描述一种愉快的、引人发笑的文学风格或态度。这一阶段的作家和哲学家，如乔纳森·斯威夫特和亨利·菲尔丁等，对幽默的定义进行了扩展，涵盖了更多的社会和文化层面（Attardo, 1994）。现代对“幽默”的理解更侧重于情感和社交互动中的笑料和趣味。“幽默是指一种认知层面的无意识体验，是对社会现实重新定义后呈现的一种快乐心态，也是指触发这种认知体验的外部社会文化因素”（Apte, 1985）。幽默作为一种文化现象，涉及到个人和社会的多种层面，已成为社会交往和文化表达的重要组成部分。“幽默的根源是语言是因社会文化发展逐渐形成的一种语言形式，是艺术化的语言，是表意性的，抒情性的，可以用种种方式表达和表现，成品都有艺术美感”（方成，2003）。尽管近现代西方学者都在美学、心理学、哲学等不同学科对幽默有不同的阐释，但对于幽默的定义至今尚未形成统一的定论。

2.2 幽默的分类

和幽默的定义一样，其分类在幽默的研究领域也有诸多讨论，但在如何对其进行细分上很难达成一致（Morreall, 1983）。不同的划分标准下幽默又可分为不同的类型。根据构成方

式的不同，可分为情景幽默和非情景幽默（Ruch, 1998）；根据表现形式的不同，可分为言语幽默和非言语幽默（Attardo, 1994）；根据内容类型的不同，可分为黑色幽默、政治幽默、荒诞幽默等等（Koestler, 1964）。Escar（1952）曾提出过将幽默分成七类：俏皮话，隽语，谜语，双关谜语，噱头，笑话和趣闻。Raskin（1985）在其著作中认为幽默可区分为无意幽默和有意幽默，而幽默和风趣又还能进行区分。Bergson（1999）在《幽默的解剖》一书中，又将幽默划分为言语幽默、概念幽默、存在幽默和非言语幽默。尽管学者们一直没有停止致力于幽默的分类研究，但是也不能做出涵盖所有类型的幽默分类。

由于本文探究的是属于文学作品中的幽默翻译，所以围绕的主要是以语言形式表达的幽默，即言语幽默。言语幽默是语言文字表现的幽默（龚晶晶，2008）。在语言学上，幽默通常被定义为通过语言游戏、双关语、讽刺、夸张等手法产生的幽默效果，涉及了语言的形式、内容和语境（Ruch, 1998）。考虑到幽默翻译不仅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涉及对语言结构和技巧的深入理解，因此本文在言语幽默翻译的探究中采用的是 Schmitz（2002）对于幽默的分类方法：事实类幽默（universal humor）、文字类幽默（linguistic humor）和文化类幽默（cultural humor），以求从语言结构和文化层面对言语幽默翻译有较为全面的分析概括（Schmitz, 2002）。

3. 关联翻译理论与言语幽默翻译

3.1 关联翻译理论概述

法国学者 Dan Sperber 与英国学者 Deirdre Wilson 从 Grice 的关联概念入手，对话语理解过程进行详细研究，出版了一本与关联性相关，名为《关联性：交际与认知》的专著，在书中明确了关联理论的概念（1995）。关联理论关注的核心问题是交际和认知。交际不只是编码、传达和解码的过程，本质上还是一个推理的过程（黄杨英，2009）。交际有两种模式，一是代码模式（code model），二是推理模式（inferential model）。语言交际会同时涉及这两种模式，但在交际过程中，“认知—推理”过程是基本的，“编码—解码”则附属于认知—推理过程（何自然，冉永平，1998）。除此之外，他们还提出了“语境假设”和“语境效果”的概念，以及一种带程度条件的关联定义，认为“语境效果”与关联成正比，而“处理努力”与关联成反比，且语言交际以“最佳关联”

为取向。付出的处理努力小时, 关联性就大, 语境效果就强; 反之, 当所付出的推理努力大时, 关联性就小, 语境效果就弱。处理努力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即为最大关联性, 话语理解时付出有效的努力后获得足够的语境效果即为最佳关联性。人类认知往往与最大关联性相吻合, 而交际则期待产生一个最佳关联性(何自然, 冉永平, 1988)。

而关联翻译理论, 是 Ernst August Gutt 根据其导师 Sperber 和 Wilson 所提出的关联理论, 在翻译学方面进行研究而得的理论。他在 1991 年出版了《翻译与关联: 认知与语境》一书并详细记载了关联翻译理论的内容。在该书中古特将翻译视为一种跨文化、跨语言的交际活动, 交际双方之所以能够配合默契, 明白对方话语的暗含内容, 主要是由于有一个最佳的认知模式——关联性。每一种明示的交际行为都应设想为这个交际行为本身具备最佳关联性(朱燕, 2007)。古特认为, 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受到关联性和语境的影响。这意味着翻译应当尽可能与译文读者关联的方面保持一致, 实现充分的语境效果, 这样译文读者也无需付出额外的处理努力去理解译文话语。翻译过程作为话语交际间的交流活动, 不仅具备交际特性, 也具有推理特性。翻译是一种“三元关系”的明示—推理交际行为, 翻译的全过程涉及三个交际者: 原文作者、译者和译文读者。翻译行为包含两个明示—推理过程: 在第一个明示—推理过程中, 原文作者向译者示意其交际意图, 而译者则根据原文的语境信息以及关联原则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进行推理理解; 在第二个明示—推理交际过程中, 译者的主要任务则是在关联原则的制约下根据自己对译文读者的期待和接受状况的估计, 对原作者的交际意图和信息加以示意并传达给译文读者(张新红, 何自然, 2001)。从这一翻译模式可以看出, 译者在这当中的角色相当于交际的中介, 要努力促进原文作者和目标语读者之间交际的成功。在这一过程中, 目标语读者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参与者。为了让目的语读者获取与源语读者相同的语境效果, 译者会采取各种不同的翻译技巧和策略, 在译文中获得一个最佳的语境效果——最佳关联。关联翻译理论指导下的译文会更富有弹性, 译者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 动态地处理原文, 使译文与原文取得最佳关联, 从而实现交际意图。

近年来, 关联翻译理论的研究不仅在理论层面得到了深化, 而且在实际翻译应用中也得

到了广泛的探讨和应用, 同时对其局限性的认识也在不断增强, 推动了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学者们积极探讨关联翻译理论在不同翻译实践中的应用。例如, 宫平的研究分析了关联翻译理论在《西游记》字幕英译策略中的应用, 强调了在原作者的认知语境与受众的预设语境之间建立联系的重要性(宫平, 2020)。此外, 研究还表明, 关联翻译理论能够有效指导医学文本的翻译, 通过推理作者意图、增强语境效应和寻求最佳关联, 帮助理清医学文本的逻辑与内容。王静怡的研究从认知关联的视角分析了对外宣文本中的隐喻翻译, 旨在为译者提供依据, 以实现国家政府报告类外宣文本的最佳政治效益和最大语境效果(王静怡, 2021)。在成语翻译中, 关联翻译理论的应用也受到关注。研究发现, 该理论对汉语成语的翻译具有重要指导作用, 能够有效解释成语翻译中的各种现象(李明, 2022)。译者根据“最佳关联性”原则, 综合考虑作者的交际意图与译文读者的认知背景, 灵活采用翻译策略(Gutt, 2000)。

总体而言, 关联翻译理论在翻译实践中的应用不断扩展, 研究者们通过理论探讨、案例分析和实践检验, 推动了该理论的发展与完善, 同时也为翻译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和方法。

3.2 关联翻译理论对言语幽默翻译的适用性

3.2.1 言语幽默的解读是一个推理过程

关联理论是有关言语交际的理论。它把交际看作是一种有目的、有意图的人类活动, 是一个明示、推理的认知过程(Sperber, 1995)。在常规的交际情景中, 发话者总是倾向于使用直接、明了的表达方式, 以使受话者以最小的认知努力建立双边信息的最佳关联, 继而获取最大的语境效果, 不断构筑新的心理建构体(徐庆利, 王福祥, 2002)。而幽默话语的表达常常是非常规的方式进行间接的表达, 这也需要译者以非常规的方式去进行推理和理解。

关联理论视角下幽默效果的产生原理主要有两种解释: 一是最大关联性与最佳关联性之间的差异产生的幽默效果, 二是读者或听者在理解幽默话语时付出额外的处理努力所带来的幽默效果(吴金旭, 2024)。前者可以理解为人类认知往往与最大关联性相吻合而交际则期待产生一个最佳关联性, 由于人类认知总是与最大关联相吻合, 在幽默话语的理解过程中, 听者总是根据言者的话语将它与最直接、最普遍、最易获得的语境假设相关联, 由此对

新的话语产生期待；新得到的话语，却与听者的期待不符，致使听者不得不重新寻找关联，直到获得最佳关联（黄杨英，2009）。根据关联性与处理努力成反比，与语境效果成正比的关系，最大关联与最佳关联间形成的差异，意味着读者或听者需要付出更多的努力去发现话语间的关联性并正确理解其含义，这些额外的处理努力随之也会有额外的语境效果作为回报——努力理解幽默话语时产生的娱乐效果（郭野，2023）。

3.2.2 言语幽默翻译的是两轮交际推理过程

根据关联理论，我们可以把翻译看作一种交际活动。在此，我们应该强调指出，成功的译文只是，而且只能是：原交际者的目的和受体的要求在认知环境相关的方面与原文相似（赵彦春，1999）。关联理论认为交际是具有推理特性的，一般交际中，听者获取从说话者的话语内容中获取语境信息后，作出与之有关的语境假设，从而获得说话者预期的语境效果，达到双边话语的最佳关联。从根本上讲，幽默是一种言语交际，这就决定了研究幽默的制笑机制又涉及到言语交际机制（王勇，2001）。与其他翻译行为一样，言语幽默翻译也是包含两轮明示—推理的过程。首先是译者对原文本里幽默话语进行理解和解读，了解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其次是译者设想原文本在译入语中具备最佳关联性，并构建与之相关的语境假设，然后推断出语境效果，最后再根据译入语读者的认知环境组织译文。

译者的责任是努力做到使原文作者的意图与译文读者的企盼相吻合。为了做到这一点，译者负有双重推理的责任（林克难，1994）。综上所述，译者在译文中要尽可能在译文中重现原文幽默话语里最大关联与最佳关联之间的冲突。在文本风格上，要保留与原幽默文本一样的非常规语言表达，使译文读者付出与原文读者相似的处理努力，获得和原文读者相似的语境效果（幽默效果）。

4. 案例分析

以下案例引用自笔者的翻译实践，主要探讨了三种不同类型的言语幽默翻译采用何种翻译策略和技巧能达到译文与原文的最佳关联，从而使目标语读者获得和源语读者相似的幽默效果。目前的将关联理论应用于幽默翻译研究主要将幽默翻译方法归结为两大类：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Gutt(2004)在《翻译与关联：

认知与语境》其中的两章，根据威尔逊和斯珀伯的直接引用和间接引用提出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两个重要概念，前者主要运用于语内间的阐释，而后者主要运用于语际间的阐释。Gutt 认为翻译是话语语际间的释义性使用，直接翻译和间接翻译两种翻译方法是语际间的释义性用法，并且指出，直接翻译在译文中再现与原文同样的所有交际线索，引发与原文读者相同的语境假设，从而向目标语读者传达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而间接翻译则只需要保证译文读者和原文读者在认知效果方面的相似。直接翻译与间接翻译在翻译当中的使用是连续的，其中间接翻译占大部分，两者之间并没有非常明确的界限（Gutt，2000）。两种翻译方法都是通过保留所有或者部分原文的交际线索，从而引导译文读者获取作者的交际意图，获得与原文读者相似的语境效果。下面三种不同的言语幽默文本的交际线索体现在各自的特点，是译文读者进行解读和推理的关键。

4.1 事实类幽默

事实类幽默顾名思义即为基于事实情况的幽默，能为大多数不同文化背景下的人所理解，其幽默情境或事件往往具有普遍性和共通性。理解此类幽默无需依赖特定的语言或文化背景，因为它来源于人们的生活事件或者经历，包含的幽默元素通常直观且易于识别。事实类幽默在翻译上较少有语言或文化上的理解障碍，处理起来对译者来说难度不大。例如，当一个孩子说出的话十分成熟且不符合其年龄时，往往能引发旁观者的会心一笑。

例 1：I just assumed we were dating. We had kissed, right? When you're twelve, a kiss has the weight of a marriage covenant. It was my signed, sealed, delivered moment. My cousin, Ishani, and I would hang out as always after school, but now I would tell my mother, "I'm going to see my girlfriend!" Since my girlfriend liked cigarettes I decided to take up smoking, stealing little white cancer sticks from my parents so I could practice puffing.

译文：我认为我们正式开始约会了，毕竟我们都吻过了，不是吗？在 12 岁的时候，接吻就等同于婚约了，这可是交付一生的时刻。我依然放学后就去找表姐、伊莎妮一起玩耍，但现在我会和我妈妈说：“我去看我女朋友啦！”因为“我的女朋友”喜欢抽烟，我也决定开始尝试，从我爸妈那里偷来白色的致癌的香烟，默默学习吐烟圈。

这段文字选自原文的第一章,章节标题为“Everything I Know About Kissing I Learned from Winnie Cooper”。昆瑙·内亚以一个十二岁小男生的口吻,诙谐有趣地讲述了少年时的两段“恋爱经历”,还有和表姐的朋友伊莎妮发生初吻的故事。在此背景下,当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说出一些话表达自己对爱情幼稚想法时,其中的幽默感无论是对源语读者还是目标语读者都是显而易见的,这也是原文和译文关联的部分。对于这类无需特定背景和语言知识就能理解的幽默文本翻译,可以主要采用直接翻译的方法,尽量贴合原文的内容和形式,但是直译并不意味着对原文词对词、句对句地进行翻译。关联理论视角下的直接翻译是一种释义性使用,要求译者充分了解原文作者的交际意图并准确理解原文,在译文中达到完全相似的阐释(Gutt, 2004)。在翻译这类事实类幽默时,要注意保留原文轻松愉快的行文风格和幽默感,也要对译文进行适当调整,使其符合汉语的表达习惯。译者忠实原意,在译文中突出体现一个青少年时期孩子对接吻重要性的夸张看法和模仿吸烟这些讽刺幽默的描述。

4.2 文字类幽默

文字类幽默是通过和文字符号形式表现的幽默,主要体现在词汇、句法及其相互作用等层面。文字类幽默通常依赖于特定语言的特点,包括但不限于双关语、谐音、成语或词语的特定组合等。英语和汉语在句法结构、造词法以及语义表达上存在显著差异,因此译者在进行文字类幽默的翻译时,重点要放在语言结构的处理上,需要采取灵活多变的翻译策略,以确保幽默效果的有效转换。

4.2.1 语义层面的文字类幽默

例 2: I mean there is some merit in laughing at a sport in which the object you hit is called a “birdie,” or more correctly, a “shuttlecock.” Yes, the ball of badminton is called a shuttlecock. Shuttle-cock.

译文:我是说,笑一个打羽毛球的人也没啥不对,毕竟你打的那个东西叫“鸟儿”,更确切些,是叫“羽翼飞球”。没错,羽毛球,飞来飞去的鸡毛梭子。

根据文字类幽默的特点,其幽默性质主要体现在文字表达的词组、句法或者语音等层面。这些语义表达和句法特点构成了受众语境假设的来源,是作者与读者间的交流线索,然而对于幽默文本这类趣味性较强的文本翻译,幽默效果的相似要比语义间的相似重要得多

(Gutt, 2000)。在上述译例中,作者通过“birdie”和“shuttlecock”这两个词的幽默感来吸引读者。“shuttlecock”和“birdie”在英语里都是“羽毛球”的意思,前者是偏正式的用法,后者更倾向于非正式表达。如果将两者都翻译成羽毛球的话,汉语读者很难获取词汇变化带来的笑点。Birdie 的用法与羽毛球的外表有关,当羽毛球被球拍击中并在半空中时,它的样子形似飞行中的鸟。Shuttlecock 一词由 shuttle 和 cock 组成,shuttle 是指击打过程中的羽毛球在球场上来回穿梭的样子,就像是织布机上的“梭子”,而 cock 的本意是“公鸡”,在这里则是形容羽毛球上的毛长得像公鸡身上的羽毛。处理这类翻译时可以采用直译加注释的方法,或是在目标语言文化中寻找可替换的词来达到原文表达出来的幽默效果。此处译者采取了转换的技巧,将 birdie 译为“鸟儿”,shuttlecock 译为“羽翼飞球”,保留原文的调侃语气,让目标语读者也能感受到这种轻松的气氛。

4.2.2 句法层面的文字类幽默

例 3: This is was the one absolute law that my father enforced. No TV, no phone calls, no texting or Twitter or Facebook (in those days, it was more like no Walkman or pager or Game Boy). And no eating in silence, either. We were forced to share about our day. About what we'd been doing, how classes were, anything new that we had learned.

译文:这是我爸爸严格执行的唯一一条铁律。不准看电视、不准看手机、不准刷社交网络(在那个年代是不准听随身听和传呼机、不准打游戏机),而且吃饭还不准不说话。我们被逼着聊我们一天的经历,做了些什么、课上得怎么样、学了些什么新东西。

句法上的文字类幽默通常体现在句式结构的设计上,例如排比、省略、倒装、反复等修辞格,用于增添语言的趣味性或是有效强化观点的表达。原文作者叙述在自己的成长过程中,他和兄弟姐妹们每天晚上八点半都必须坐下来和爸爸一起吃晚饭,并且在吃饭时不被允许做别的事情,只能一边吃饭一边和家人聊天。这一段文字的幽默效果体现在原文使用的排比句式,语言本身并不幽默,幽默效果是通过情景表现出来的,此类翻译一般可以使用形合或意合等方法来保证译文句子结构能达到同样的效果。译者在翻译中采用形合的处理,将前后文用连词连接起来,并都已“不准”为开

头,在句子结构上形成排比,力图达到与原文同等的句式效果。

4.3 文化类幽默

文化类幽默是指需要受众具备相关文化背景知识才能理解和欣赏的幽默形式。不同文化中,幽默的表现方式有其独特的规范和约定,体现出该文化特有的价值观、信仰和社会习俗。因此,文化类幽默的理解与欣赏往往依赖于受众对特定文化语境的认知。如果缺乏相关的文化背景信息,受众可能无法准确把握文化类幽默所蕴含的深层含义和情感。

例 4: I was born in London and raised in New Delhi. When I was eighteen, after maneuvering my way through a billion people and a few cows I, I moved to Portland, Oregon, where I studied business, cleaned toilets, lied my way into an IT job, and fell in love twenty-seven times.

I. Obligatory cow joke. The first of many.

译文:我生在伦敦,长在新德里。18 岁那年,从十亿人和几头牛中脱颖而出(*作者注:没错,印度人总是要拿牛来说事的),来到俄勒冈州的波特兰。在这里,我学习了商科、擦了厕所、骗到了一份 IT 的工作、坠入爱河 27 次。

这段文字出现在 *Yes, My Accent Is Real* 一书的前言中,昆瑙·内亚讲述了自己拿到《生活大爆炸》中拉杰什一角前的人生经历和写下这本回忆录的原因。他提到自己十八岁时离开了从小长大的地方,随后去往美国求学。当中,对于自己从印度离开他是这么描述的:

“.....after maneuvering my way through a billion people and a few cows.....”,并在文字最后附上了备注:“Obligatory cow joke. The first of many.”在这部分如果直接翻译不做其他处理的话,汉语读者或许很难明白为什么作者会提到牛。在印度文化中,牛是非常神圣的动物,和印度人民的生活息息相关,宗教和生活需求的双重作用催生了印度人的“牛崇拜”。在印度大选的时候,也用母牛和牛犊来代表国家印在宣传单上,牛可以说已经成为印度国家的标志。译者根据目的语读者的认知环境和语言表达习惯,将作者在文末的注脚以更加生活化和口语化的方式处理为“作者注:没错,印度人总是要拿牛来说事的”来帮助目的语读者理解,这样当读者看到注释时便能恍然大悟,获得其中的幽默效果。文化类幽默因为需要受众有特定的文化背景知识才能理解,所以翻译

时可以使用加注法,解释原文中具有特定文化背景的词汇、短语或句子,或者采用归化的策略,在汉语读者的认知环境中寻找意义对等的事物来进行替换。翻译幽默的文本,需要着重考虑接受的有关文化因素,同时要注意把握目的语读者的接受心理。有关目的语系统所固有的价值观念、文化取向和审美习俗等诸方面,都需要进行较为周全的分析和作出准确的判断(孙艺风,2002)。

5. 结语

幽默话语的解读和翻译过程很好的展现了关联翻译理论对于言语幽默翻译的适用性。在关联翻译理论应用于言语幽默翻译探究中,事实类幽默、文字类幽默和文化类幽默不失为对言语幽默翻译研究较为切实可行的一种分类方法。对于不同类型的幽默翻译,要采取合适的翻译方法进行翻译,努力使译文达到最佳关联性。事实类幽默基于生活事件或经验,读者更容易理解和接受,采取直译法进行翻译就能使译文达到与原文的完全相似性阐释;文字类幽默利用双关语、谐音、句法修辞等语言特性,使幽默更具创意和趣味,因此翻译中可选择形合,意合或是转换等技巧,重点是要保留这些语言特性带来的幽默效果;文化类幽默涉及文化背景和习俗,通过不同文化的视角提供独特的幽默体验,翻译中可通过加注释的方法或采用归化的策略进行处理。不同类型的言语幽默各有其特点,体现出幽默的多元,翻译中要译出其风格,译出其效果,对于幽默和幽默翻译的研究值得更多探讨。

参考文献

- [1] Attardo. S. (1994). *Linguistic Theories of Humor*.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2] Apte. M. L. (1985). *Humor and Laughter: An Anthropological Approach*.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 [3] Bell. R. T. (1991). *Translation and Translating: Theory and Practice*. London: Longman.
- [4] Chiaro. D. (2005). *Translation. Humour and the Media*. London: Routledge.
- [5] Escar. E. (1952) *The Humor of Humor*. New York: Horizon.
- [6] 方成. (2003). *幽默的语言艺术*. 北京: 语言文化出版社.
- [7] Gutt. E. A. (2000).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Manchester: St. Jerome Publishing.

- [8] 宫平.(2020).关联翻译理论在《西游记》字幕英译策略中的应用研究. 翻译研究. 12(3). 45-60.
- [9] 龚晶晶.(2008) 言语幽默的语用分类和语用分析[J].现代语文(下旬.语言研究), (12): 90-91.
- [10] Gutt. E.A.(1991) Translation and Relevance: Cognition and Context. Blackwell. Oxford.
- [11] 郭野.(2003) 关联理论视角下汉语典故英译的翻译方法研究. 现代语言学.
- [12] 黄杨英.(2009) 关联理论视角下的幽默话语研究.外语研究. 7(4). 56-62.
- [13] 何自然, 冉永平.(1998) 关联理论——认知语用学基础 [J]. 现代外语 .21(3): 95-109.94.
- [14] Koestler. A. (1964). The Act of Creation. New York: Hutchinson.
- [15] 李明.(2022) 关联翻译理论在汉语成语翻译中的应用探讨. 语言与翻译. 15(1). 23-35.
- [16] 林克难.(1994) 关联翻译理论简介[J].中国翻译(4): 8-11.
- [17] 刘静.(2023) 基于关联理论分析双关语的幽默效果. 现代语言学, 2023. DOI: 10.12677/ml.2023.114210 .
- [18] 刘乃实, 张韧弦.(2016) 现代幽默语言学.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19] Martin. R. A. (2007). The Psychology of Humor: An Integrative Approach. Burlington: Elsevier Academic Press.
- [20] Morreall. J. (1983). Taking Laughter Seriously.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 [21] Ruch. W. (1998). The Sense of Humor: Explorations of the Human Laughter.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22] Raskin V.(1985). Semantic mechanisms of humor[C].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1979: 325-335.
- [23] Sperber. D. & Wilson. D. (1995). Relevance: Communication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24] Schmitz. H. (2002). Humor in Translation: A Study of the Translation of Humor in Literary Texts. Unpublished doctoral dissertation. University of [University Name].
- [25] 孙艺风.(2002).幽默翻译的文化内涵[J].中国翻译, 23(1): 92-93.
- [26] 王静怡.(2021) 认知关联视角下的对外宣文本隐喻翻译研究. 外语与翻译. 9(2). 78-89.
- [27] 王勇.(2001) 由关联理论看幽默言语[J].外语教学, 22(1): 23-27.
- [28] 吴金旭.(2024) 言语幽默翻译研究. 北京: 商务印书馆.
- [29] 徐庆利, 王福祥.关联理论对幽默话语及其翻译的诠释力[J].外语教学.2002.23(5): 21-26.
- [30] 赵彦春.(1999) 关联理论对翻译的解释力 [J].现代外语, 22(3): 276-295.
- [31] 张新红, (2001) 何自然.语用翻译: 语用学理论在翻译中的应用[J].现代外语.24(3): 285-293.
- [32] 朱燕.(2007) 关联理论对幽默言语翻译的诠释力[J].外语与外语教学, (2): 57-606.